

Когда я вышел в 18** году из Земледельче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мне пришлось начинать мое жизненное поприще в невероятной глуши, в одном из пограничных юго-западных городков. Вечная грязь, стада свиней на улицах, хатенки, мазанные из глины и навоза... Общество в таких городишках известное: мировой посредник, исправник, нотариус, акцизные чиновники. Спайки в этом обществе не было никакой; все глядели врозь, и причиной этому, конечно, были женщины. Сначала заведется адюльтер, потом недоразумение из-за того, кому первому подходить в соборе ко кресту, потом чрезвычай всякими бедами сплетня. Сыщутся непременно свои

Монтекки и Капулетти, и за их враждой весь город следит с животрепещущим интересом. Словом, все разыхалось и расклеилось.

Приехал к нам новый следователь.

Есть, знаете ли, такие универсальные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умеют как-то сразу, с одного маху, очаровывать самое

萍水相逢的人

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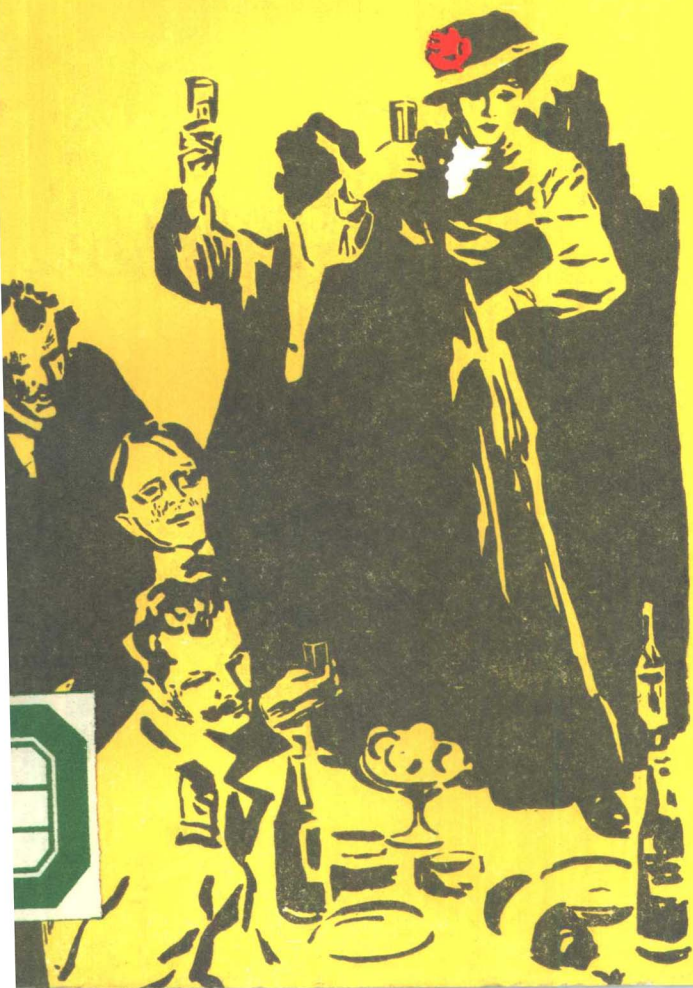
-8- — 3-

разнохаракт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Я думаю, что их тайна очень проста и заключается только в умении слушать. Чутьем каким-то угадает он ваше слабое место, подведет к нему разговор и тогда уж только слушает терпеливо. Вы перед ним самые лучшие перлы души высыпаете, а он знай себе головой кивает да погмыкивает. Этим, впрочем, одним таланты следователя не исчерпывались. Он умел до колик смешить дам, мог хорошо выпить и в холостой компании прекрасно рассказывал скабрзные анекдоты.

Следователь сделался первым звеном сближения общества. Может быть, он сделался им даже невольным, потому что все взоры на него устремились с ожиданием чего-то нового и веселого. Началось с любительских спектаклей.

Когда дело было совсем уж поставлено на ноги, то и меня к нему притянули, но я, к счастью, оказался с

● 上海译文出版社



萍水相逢的人

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

杨 骅等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6 — 3 —

А. И. Купри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本书根据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六卷本(莫斯科1957年版)
和真理出版社九卷本(莫斯科1964年版)译出

萍水相逢的人

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

杨 骅 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875 插页 3 字数 195,000

1987 年 6 月第 1 版 198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7,000 页

书号: 10188·719 定价: 1.90 元



库 普 林

内 容 提 要

亚·伊·库普林(1870—1938)是俄国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童年时家境贫寒,为了谋生曾先后当过搬运工、渔民、马戏演员、职员、记者等,这些经历是他创作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本书是《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中的一种,包括十四篇小说。这些小说题材广泛,是当时俄国社会风貌的生动写照。如抨击工厂主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的《摩洛》,反映一个女演员由于理想破灭而终于沉沦的《追求名声》,叙述一个穷困的老人在失去与他相依为命的狗之后感到生活空虚,从而走上自杀之路的《皮拉特卡》,描写一个穷书生与一位贵妇人萍水相逢,产生奇特之爱情的《萍水相逢的人》等都是很优秀的作品。库普林擅长叙事、写景和心理刻画,作品格调明朗,笔触细腻,语言优美,人物栩栩如生,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目 次

调 查	杨 骅译 (1)
秘密调查	伊 信译 (17)
追求名声	伊 信译 (35)
求职的姑娘	杨 骅译 (72)
宿营地	马吉增译 (79)
皮拉特卡	杨 骅译 (97)
被崇拜者	李志乔 聂刚正译 (108)
故事两则	张才兰译 (128)
摩 洛	杨 骅译 (138)
儿童花园	杨 骅译 (230)
ALLEZ!	杨 骅译 (237)
怀 表	刘璧予译 (244)
萍水相逢的人	杨 骅译 (255)
错 乱	杨 骅译 (268)

调 查

科兹洛夫斯基少尉若有所思地在白漆布的台布上画着女人精致的侧面像，她长长的头发向上卷起，衣领是玛丽娅·斯丘阿尔特^①式的。在他面前放着上司的一纸命令，上面简短地写着：立即查明列兵穆罕默德·巴伊古津偷窃新兵维涅季克特·叶西帕克锁在箱内的皮靴和三十七戈比一案。为这件案子召来的见证人有司务长奥斯塔普丘克和上等兵皮斯孔，以及被指定作为翻译的列兵库切尔巴耶夫。现在这几个人都待在房主人的厨房里等候传问，由少尉的勤务兵挨次一个个放他们走进房间。他保持着非常适合当前场合的姿态，神情端庄，甚至带一点傲慢。

第一个进来的是司务长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奥斯塔普丘克。为了让人知道他的到来，他马上把制帽挪到嘴边，文雅地咳了一声。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对讲解军事条令，一向有“伶牙俐齿”之称，在所有制服上绣金带的长官中具有无上的威信，因而在团里颇有名气。在他老练的领导下，这个连的检阅、阅兵和一切视察都进行得顺顺当当，不过，话得说回来，连长却日以继夜地挖空心思在财务上想办法来对付拿着他出的借条到办公室来索款的许多债主——团里的高利贷者。从外表上来看，司务长给人一种矮小、健壮，有点发胖的印象。他长着一张四四方方的红脸膛，嵌着一对机灵敏锐的小眼睛。塔拉斯·

加夫里洛维奇已经结婚，在连队露营时，晚点名一过，他总是穿着条纹布睡衣，坐在帐篷前，就着掺牛奶的茶，吃一个热呼呼的面包。他喜欢跟连里志愿入伍的士兵^②谈论政治，而且老是坚持自己的独特看法，有时甚至把持不同意见的人派去额外值岗。

“你……叫什么……名字？”科兹洛夫斯基犹豫不决地问道。

他在团里任职还不到一年，所以，当他跟劳苦功高的人谈话必须用“你”称呼时，总有点儿期期艾艾，何况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胸口挂着“忠于职守”的大银质奖章，左边袖口上还绣着金银丝的尖角呢。

老练的司务长立刻敏锐地觉察到青年军官处在慌乱不安中，他对此有点儿洋洋自得，马上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父称。

“您倒说说……说说……是谁偷的？偷了一双皮靴，是吗？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句话是他故意加上去的，为的是给自己的声调增添一点儿信心。司务长向前伸出脖子，带着专注的神情听着讲话。随后他用说惯了的口头禅“是这样的”开始说：

“是这样的，长官，我正坐在那儿抄写单据。突然，值日兵，就是那个皮斯孔，跑来向我报告：‘是这么一回事，司务长先生，连里出事了。’‘出了什么事？’‘是这样的，有人偷了一个新兵的皮靴和三十七戈比。’‘为什么他不把箱子锁上？’我所以这样问，长官，是因为每个士兵的箱子上都是有锁的。‘正是这样，箱子是锁了的，但被人撬开了。’‘谁撬开的？竟胆敢这样？’

① 玛丽娅·斯丘阿尔特(1542—1587)，苏格兰女皇。

② 指俄国沙皇时代，受过中学教育，在一般规定以外参加军队的士兵。

这不是太放肆了吗？’‘我不知道，司务长先生。’于是，我就到连长那儿报告：大人，连里出了事，情况是这样的，不过出事的时候我不在连里，因为我到军械师那儿去了。”

“这就是你知道的全部情况吗？”

“是的。”

“那么，这个士兵，这个巴伊古津的行为怎样？以前有人发现过他的什么问题吗？”

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把下巴向前伸了伸，好象领子勒痛了他的脖颈。

“是的，去年他开了三个星期的小差。照我看，这些鞑靼人是荒唐透顶的民族。因为他们到现在还拜月亮，对我们这里的风俗习惯一点也不了解。长官，照我看，他们，就是那些鞑靼人，无论在哪个国家都是待不下去的……”

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喜欢跟有教养的人交谈。科兹洛夫斯基一边默默地听着，一边咬着笔杆头。

由于在职务上缺少经验，他既下不了决心，也想不出恰如其分的果断的话来制止善于应答的司务长的唠叨。为了说些什么，他终于结结巴巴地提了个问题，同时又觉得，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也明白这个问题是多余的。

“那么，眼下对巴伊古津怎么办呢？”

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带着特别关切的神情答道：

“看来现在非打巴伊古津一顿不可了，长官。要是他去年不开小差倒还罢了，这会儿情况不一样啦，照我看，一定得狠狠地打他一顿。因为他是一个受过处分的人。”

科兹洛夫斯基给他念了调查报告，要他在上面签字，塔拉斯·加夫里洛维奇迅速而仔细地写上了自己的职称、名字、父

称和姓，然后他看了一遍，想了想，突然又在签名上加了花字尾，并对少尉诡谲而友好地看了看。

接着进来的是上等兵皮斯孔。他还不善于以不同的态度对待不同的长官，因此在所有长官面前都瞪大了眼睛，竭力把话说得响亮、坚定，而且总是说实话。他琢磨着长官提出的问题，如果要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便大声说“正是这样”，反之，便说“完全不是”。

“你知道是谁偷了新兵叶西帕克的皮靴吗？”

皮斯孔大声回答，他不可能知道。

“也许，这是巴伊古津干的吧？”

“正是他，大人！”皮斯孔用愉快而有把握的嗓音大声说。

“为什么你这样认为呢？”

“我不可能知道，大人。”

“这么说，也许你也根本没有看见是他偷的吧？”

“没有，完全没有看见。弟兄们去吃晚饭的时候，他一直在板床旁边转来转去。我问他：‘你干吗在这儿闲荡？’他说：‘我在找我的面包。’”

“那就是说，你没有亲眼看到他偷窃罗？”

“没有看到，大人！”

“也许，除了巴伊古津，当时在场的还有什么人吧？也许，这根本不是他偷的？”

“正是这样，大人。”

科兹洛夫斯基感到，对待上等兵皮斯孔要随便得多了，因此在骂了他一声蠢驴后，就叫他在调查报告上签字。

皮斯孔折腾了半晌，卖力得伸出了舌头，鼻孔里呼哧呼哧直喘气，最后费了好大的劲才写上：上等兵斯皮里多尼·佩斯

库诺乌。^①

现在科兹洛夫斯基明白了，这件案子归根到底是由这个连的值日兵皮斯孔的不可靠的证明造成的。他只是在吃晚饭时看见巴伊古津在营房里闲荡罢了。说到那个新兵叶西帕克，他由于患沙眼早就到医院去了。

最后，勤务兵把两个鞑靼人放了进来。他们显出胆怯的神色，分外小心地跨着步子，一块块秋天的泥巴从靴子上掉到地板上。他们刚走进门就站住了。科兹洛夫斯基命令他们走近一点，他们高高地抬起腿又跨了三步。

“姓什么？”少尉问道。

库切尔巴耶夫迅捷而清晰地说了自己的姓。巴伊古津一声不吭，眼睛望着地面。

“你用鞑靼话对他说，要他说出自己的姓来，”科兹洛夫斯基对翻译命令道。

库切尔巴耶夫向被告人转过身去，用鞑靼话对他鼓励了几句。

巴伊古津抬起眼睛瞧了瞧翻译，他的目光是那么呆滞和忧伤，倒象是一只小猴子望着自己的主人，随后他用嘶哑的冷淡的嗓音迅速地说：

“穆罕默德·巴伊古津。”

“正是这样，大人，穆罕默德·巴伊古津。”翻译报告说。

“你问问他，他拿了叶西帕克的皮靴没有？”

少尉又深深感到自己既缺少经验，又没有毅力，由于一种惭愧和脆弱的情绪涌上心头，他竟无法把真正的“偷”字说出口

① 皮斯孔把自己的姓名拼写错了。

来。

库切尔巴耶夫又转过身去问了一遍，不过这一次带有质问的口气，而且仿佛严厉了一点。巴伊古津抬起眼睛对他望了望，还是一声不吭。他对所有问题都不回答，只是忧伤地沉默着。

“他不肯说，”翻译解释说。

少尉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随后问道：

“他一点也不懂俄语吗？”

“懂的，大人。他甚至会说呢。喂！朋友，望着我，”翻译再一次转过身去，用鞑靼话对巴伊古津说了长长一段话，但巴伊古津听了，还是象小猴子那样望着他，仍然没有回答。

“他什么话也不肯说，大人。”

出现了沉默。少尉又一次在房间里来回走着，突然他愤恨地对翻译嚷道：

“走开。我不再需要你了……走吧，走吧！”

库切尔巴耶夫出去后，科兹洛夫斯基又在自己的单人房间里来回走了好久。他在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一向采取这个有效的办法来考虑对策的。他每一次走过巴伊古津身旁，总是从侧面悄悄地观察着他。这个保卫祖国的士兵长得又小又瘦，好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那颧骨高耸的深棕色脸上还没有长胡子，看起来带点稚气。他穿着一件肥大的不合身的灰色军大衣，两只袖子一直拖到膝盖，那副样子活象一颗豆子在豆荚里晃动，显得又可笑又可怜。他的眼睛一直望着地面，所以无法看到。

“为什么你不愿回答呢？”少尉站在他面前问道。

鞑靼人一声不吭，连眼睛也不抬起。

“喂，干吗你不作声啊，兄弟？有人说那双皮靴是你拿的。

也许这根本不是你拿的吧？对吗？喂，你说说到底拿了没有？啊？”

科兹洛夫斯基不等回答，又蹙起步来了。秋天的黄昏是短促的，天很快暗了，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笼罩着一片灰蒙蒙的沉闷的色调。屋角那里完全黑了，科兹洛夫斯基每次走过时，只能勉强看出那个垂头丧气、一动不动站着的身影。少尉明白，即使他整个夜晚走来走去，一直到明天早晨，这个垂头丧气的人，还是会那么一动不动、一声不吭地站在那里的。这个想法特别使他感到难受和不快。

挂钟迅速而沉闷地敲了十一下，接着发出啾啾的声响，仿佛在沉思似的又敲了三下。

科兹洛夫斯基非常可怜起这个穿着肥大的军大衣的孩子来了。不过，这种感情对他来说是几乎不可捉摸的、古怪的、完全新的，连他自己还不能把它弄清楚。巴伊古津所以会落到这种可怜、沮丧和束手无策的地步，仿佛过错不在于别人，而在于少尉科兹洛夫斯基本人。这种过错是什么呢？他可能回答不出来。但是，如果现在有人对他说，他长得好看，舞跳得轻盈，人相当聪明，订了一本厚厚的杂志，还跟一个漂亮的女人有来往，那么，他是会感到羞愧的。

天完全黑了，科兹洛夫斯基已看不清楚这个鞑靼人的身影。刚升上来的新月，把一抹淡白色的月光洒在炉子上，斑斑驳驳地闪耀着。

“听我说，巴伊古津，”科兹洛夫斯基用诚恳友好的嗓音说，“对我们大家来说，上帝只有一个。照你们的风俗习惯，这就是阿拉神，对吗？那就得说实话，是不是？如果你现在不说，反正以后大家会知道的，那就更糟糕。你承认了——情况毕竟就

不同啦。我一定替你去求情，说真的，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一定替你去求情。总之，看在阿拉神面上，这一点你得明白。”

房间里又笼罩着一片寂静，只有挂钟不断发出沉闷的滴答滴答声。

“啊，巴伊古津，我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向你提出要求的。是的，作为一个普通人，而不是长官。不是长官，明白吗？你有父亲吗？有没有？也许，你还有伊纳伊吧？”他偶然想起，鞑靼话伊纳伊的意思就是母亲，便加了最后一句话。

鞑靼人沉默不语。科兹洛夫斯基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经过挂钟前，把钟摆向上拧紧一点，然后走到窗口，怀着怅惘的心情眺望着寒冷的暗沉沉的秋夜。

蓦地，他听到身后传来嘶哑、细弱的嗓音，不禁怔了一下：

“有伊纳伊。”

科兹洛夫斯基迅速转过身来。这当儿，他正好想起他自己也有妈妈，一位慈祥的老妈妈，可他和她相距一千五百俄里。他想到，在这个说半通不通的俄语，总是使他感到自己是个陌生人的地方，妈妈不在身边，实际上他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他想起了妈妈温柔的抚爱和慈和的关怀，想起了他有时沉溺在喧闹的乱七八糟的生活中，会一连几个月忘记给她写信，而妈妈一直给他寄来写得很详细的、充满柔情的长信，信里她总是祈求上帝保佑他。

在少尉和这个默默不语的鞑靼人之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温存体贴的微妙关系。科兹洛夫斯基毅然走到士兵跟前，把两手搭在他的肩上。

“哦，亲爱的，你说老实话，你有没有偷皮靴？”

巴伊古津深深地吸了口气，象回声一样重复说：

“偷了皮靴。”

“三十七戈比偷了吗？”

“偷了三十七戈比。”

少尉吁了口气，又在房间里走起来了。此刻他后悔不该谈起“伊纳伊”，使巴伊古津承认了偷窃行为。在这以前至少是没有什么直接的罪证啊。

“说他在营房里闲荡，闲荡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谁也不能证明啊。可现在仅仅为了履行职责得把他承认偷窃这件事记录下来。得了吧，难道这算是职责？也许，我现在的职责是不该把他承认偷窃一事记录下来？要知道，他此刻心灵中充满了一种美好的感情，甚至可能是忏悔吧。这样一来，他一定会象惯窃一样被痛打一顿的。难道这有什么好处吗？他也是有‘伊纳伊’的啊。再说职责这个东西，正象大尉格列贝尔说的，是个‘有伸缩性的概念’。唉，要是有人再审问他，那怎么办呢？我又不能跟他商量，教他欺骗上司。我怎么会鬼使神差地想起什么‘伊纳伊’呢？哎哟，你这个可怜的人！我的同情心倒把他害苦了。”

科兹洛夫斯基命令鞑靼人回到营房里，明天一早再来。他指望在这段时间里仔细考虑一下，找到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他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去找一位最富有同情心的上司，对他详细地谈谈这件事。

深夜，科兹洛夫斯基才上床睡觉，这时他问自己的勤务兵，照他的看法，对巴伊古津怎么办才好。

“一定得狠狠地揍他一顿，大人，”勤务兵用肯定的语气说。“既然他偷了士兵的最后一双皮靴，怎么能不揍他呢？这种当兵

的是注定要受惩罚的……哪里看见过，连自己伙伴的最后一双皮靴也要偷的？请您说说看！……”

这是秋天一个晴朗而稍带寒意的早晨。青草、土地和屋顶上，都蒙上了薄薄一层白霜；树木好象被精细地抹了白粉。

营房宽敞的院子里，四周围绕着一排排长长的木房，一群群穿灰色军服的人象蚂蚁似的在那儿蠕动着。初初一看，眼前是一片乱腾腾的景象，一点儿没有秩序，但有经验的人马上发现，院子的四个角落里聚集着四堆人，渐渐地，每堆人散开来，排成了长长的整齐的队伍。最后几个迟到的人急急忙忙地奔跑着，一边嚼着面包，一边把连着背包的皮带扣紧。

过了几分钟，各连士兵一队接一队向院子中央走去，他们扛的步枪闪闪发光，碰撞得铿锵有声。他们走到院子中央，就面向里站着，围成了一个四方形，在这四方形的中间留了一块约有四十步宽的不大的空地。

几个军官围着营长站在一边。他们正在谈列兵巴伊古津的偷窃案件，今天要执行团法庭对他的判决。

说得最起劲的是一个身材魁梧、头发火红色的军官，他穿着一件厚厚的粗呢大衣，领子是羊皮做的。这件大衣有它的一段来历，全团人都知道它有两种叫法：一是岗哨的皮袄；二是老太婆的宽外衣。但是，谁也不敢当着大衣主人的面这样叫，因为大家都有点儿怕他播弄是非，脏话连篇。他说话带一点小俄罗斯人的口音，现在，他象平常一样粗野地说个不停，还大刺刺地打着手势，有时候这种手势和说话的内容毫不相干，而且遣字造句是那么荒诞别扭，这说明他是从教会中学出来的。

“嘿，在我们学校里真的是用鞭子抽打的。管你愿意不愿意

意，一到星期六就把你的裤子剥下来！还不断地说着：‘你有理，亲爱的，你有理嘛——好吧，快给我趴下来！’如果你犯了错误——这就算惩罚，如果没有做错事——这就是奖励。”

“得啦，这样的惩罚似乎也太严厉了吧，”营长插进来说，“不过，对偷东西的士兵是不能宽恕的。”

头发火红色的军官迅速地朝营长转过身去，打算反驳，但想了想就一声不吭了。

司务长从旁边跑到营长面前，低声报告说：

“大人，这个鞑靼人就要押上来了。”

大家都回过头去。排成四方形的士兵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就一下子动乱起来，接着又静息下去了。军官们急匆匆地向各自的连队走去，一路上戴着手套。

在这突然来临的静寂中，可以清楚地听到三个人的沉重的脚步声。巴伊古津在两个押解兵的中间走着。他还是穿着那件不合身的大衣，背上打了几个不同颜色的补丁；袖子依然在膝盖上晃来荡去。他戴的那顶帽子低扣在前额上，宽宽的帽檐从帽徽的前面折了下来，后面却高高地耸起，这使他的样子看起来更加可怜。这个矮小的拱起背的罪犯由两个士兵押着站在四百个全副武装的士兵中间，这种情景使人产生一种奇特的印象。

自从少尉科兹洛夫斯基念了那份判处巴伊古津体罚的命令以后，他便陷入了奇怪而又异常混乱的思想中。他对巴伊古津一点忙也没帮成，因为第二天上司就催他把调查报告送上去。诚然，他记住对鞑靼人许下的诺言，到连长那里商量过，但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连长听了他的话，起初惊讶不止，接着哈哈大笑，最后，看到青年军官越来越激动，便谈起别的事情，把他的注意力引开了。这会儿科兹洛夫斯基并不认为自己是背叛者。